

诸葛武侯

刘方 著

第一部

卧 龙 出 山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赏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葛武乡侯/刘方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 6

ISBN 7-5441-1679-4

I. 诸… I. 刘…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417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200 千字 印张: 52.5

印数: 1—1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信 群 杨敏诚

责任校对: 钟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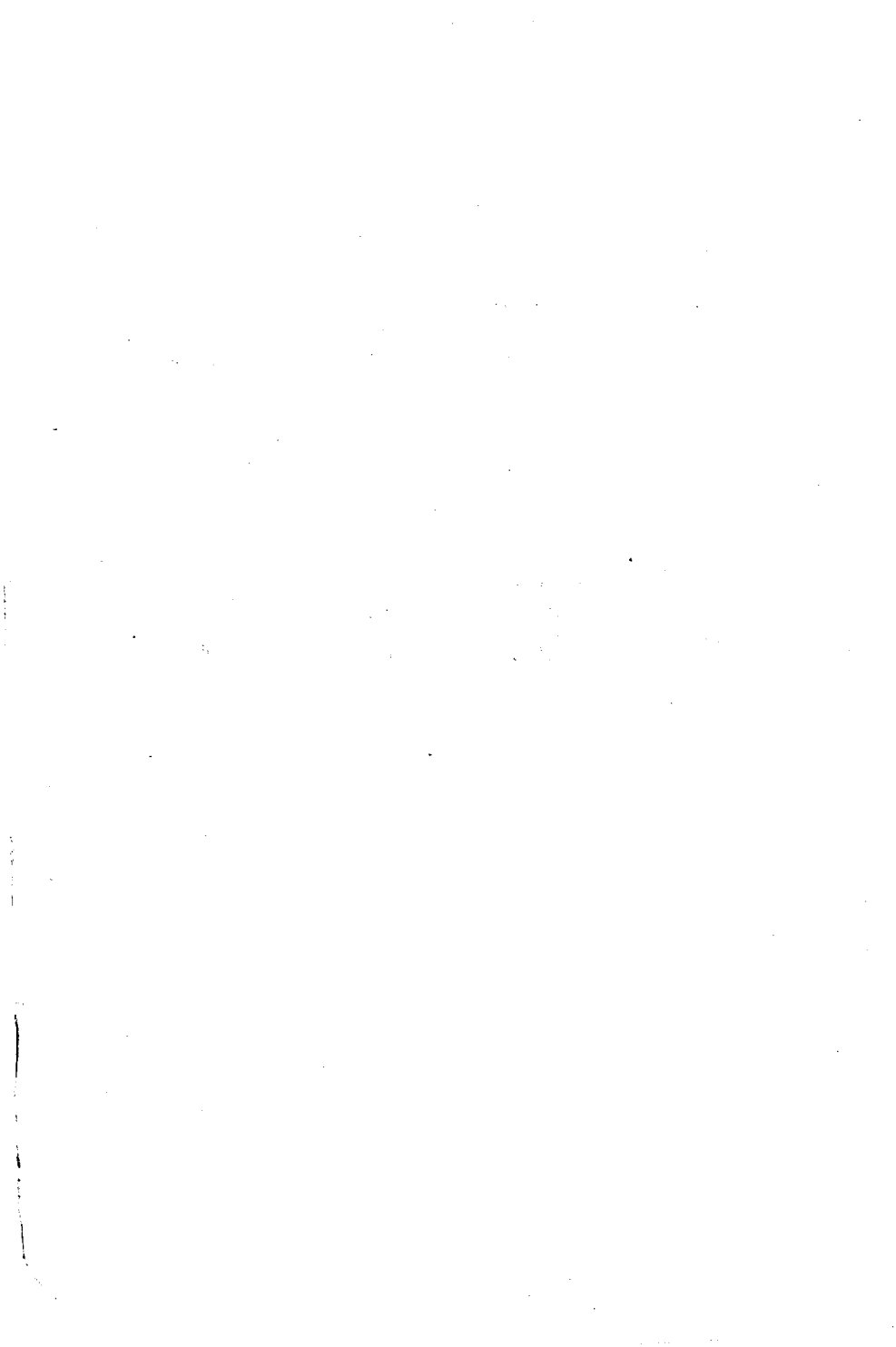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高 禾

版式设计: 张 辉

定价: 80.00 元

第一部

卧 龙 出 山



第一章

天地转，时光飞逝，千数百年过去，仿佛弹指一挥间。

时值东汉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仲秋时节。襄阳城西三十里，隶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里，低矮、简陋、褐黄色与暗灰色的栋栋土屋茅舍，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地平铺在隆山东侧一处树林环抱的丘坡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村落。

在村落的前后，有小溪蜿蜒流过，清澈的山泉水，长年不息地给村民提供饮用、洗濯和部分灌溉之便。

村落周围，紧靠茅舍与土墙的外面，是一大片茂密的竹林，重重叠叠交互伸展的细瘦枝条及枝条上尖长的绿叶，有如一丘绿色的海洋，风动处，碧波翻滚。竹林之外，是上千株苍松古柏，粗壮挺拔的巨大树干，傲然直指蓝天，那一丛丛浓密的针状或扁肥的树叶，如堆云叠翠，遮天蔽日。

出了松柏林，便是一坡又一坡的桑树园，此时，树上桑叶几乎已被摘尽，只剩下一身精瘦筋骨了。这里历来家家养蚕，男女都会缫丝织绢。传说，黄帝的正妻嫫祖也曾在这一带养蚕纺丝织布。岗丘脚下，是几千亩大小区块不等的稻田，略呈阶梯状，由高至低扇形般向远处铺展开去。其间，这里那里，一方方的水塘，像镜子似地镶嵌在广阔的田垌中间。一条条细长曲折的沟洫和狭窄泥泞的土路与田埂，有如人身上的血管，缓缓地匍匐穿行于田畴草莽之间。田里的稻子已快收割完了，只有零零星星少数几块喜饮冷泉的粘稻，仍恋恋不舍地披着它那墨绿色的夏装，似欲独领风骚于秋的舞台。

这日，晨曦初露，东方天际，一抹朝霞透着红的、黄的、浅紫与奶白色的诱人光芒，正从地平线上徐徐溢出，预示着一个新的白昼的开始。只是西北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上，依然是云蒸雾罩，一片朦胧。但不久，曙色便统治了全部目光能及的地方。茅舍上空，顿见炊烟缭绕，村落内，鸡鸣狗吠，人声喧哗，彻底扫去了一夜的沉寂。但好像与往日不同，隆中里的七八十户人家，今日一早起来，便立即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和少有的匆忙，壮男少妇，老人孩子，个个脸露喜色，走路都风风火火，脚不沾地似的。孩子们更是高兴得大呼小叫，连牛羊猪狗鸡鸭好像也觉察出了什么，跟着他们的主人，颠三倒四，不停地在畜栏内外，房屋前后，欢蹦乱跳，吵吵闹闹，全然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一点没错，隆中里这天真的是有喜事了。诸葛家的二公子诸葛亮今天成婚。而在隆中里民的心中，诸葛二公子的大婚吉日，毫无疑义，也就是全隆中里五百多口人共同的和最隆重的喜庆日子。因为在隆中里及其附近的其他里，提起诸葛一家，特别是他家的当家人诸葛亮，那确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尤其是在隆中里，对年轻的诸葛二公子，全里男女老少，无不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虽非骨肉至亲，却胜似骨肉至亲的无比热爱和敬重之情。这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是西汉元帝朝司隶校尉加光禄大夫诸葛丰的后裔。他身長八尺（汉尺），容貌英俊，心地善良，智慧超卓。然而他不幸早孤，三岁丧母，八岁丧父。父亲诸葛珪虽也曾是后汉灵帝朝的泰山郡郡丞，但因为官清正，死后并无多少余财，以致三个儿子，除长子诸葛瑾外，当时尚幼的二儿子诸葛亮、三儿子诸葛均都不得不靠其弟诸葛玄来抚养。现在诸葛家在隆中里的田产屋宇，也是诸葛玄失去豫章太守之职后，在襄阳病故前，为使尚未成年的子侄们日后生活有靠，预先从一个久居襄阳、家道已中落的老士绅手中购买的。

诸葛一家，和隆中里的所有居民，亦无丝毫同祖连宗、沾亲带

故的历史渊源或其他别的密切关系。隆中里八十多户人家，分别属刘、张二大姓，杂姓除诸葛外，原来只有姓林姓范的各一户。八年前，当叔父诸葛玄病逝襄阳，年轻的诸葛亮，从寻阳附近的庐山下匆匆回到襄阳，办完叔父的丧事，便带领仅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姐姐诸葛云（诸葛玄的女儿）、十四岁的弟弟诸葛均、一直独身的姨妈章敏和一个从小就跟随诸葛玄后来作了管家的何志成以及诸葛亮自己的小书僮丁贵子，一路来到隆中里定居之时，真的是举目无亲，人地两生，进进出出，只有自己一家的四姓六口人，此外，连一只相识的狗儿猫儿都没有。

而这时的东汉，却已经又一次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动乱年代。

以农民为主体的黄巾大起义虽已被官兵基本平息，但东汉王朝也已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失控的陈舟，四方八面，群雄并起，各据州郡，神州大地，兵连祸结。平民百姓迭遭生灵涂炭之苦。一些几经战火蹂躏的地方，已到了如当时著名诗人王粲所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境地。

以襄阳为治所的荆州，虽暂时还侥幸地处在主战场之外，但也不像当时众多中原仕人所称的是个什么安身立命的佳境。隐蔽于山地边缘的邓县隆中里，受战争之害本应更加轻微，但事实却不然，官府的无穷赋役，豪强的掠夺，再加上年年水旱虫灾，穷苦百姓，虽不说十室九空，也早就是苦不堪言了。每到青黄不接之时，外出逃荒要饭的人，十户中常不下五、六。

建安三年的二月初，当诸葛一家怀着再次丧亲的余悲，急急忙忙迁到隆中里来时，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当时冷冽的寒冬已经过去，但大地上仍时时滚过一阵阵料峭春寒，面北的山根石崖下和背阴的田边地角，未化尽的残雪还到处可见。池塘水面上，偶尔还能见到少许浮冰。但朝阳一面的山坡上，却已现出块块新绿。庄户人家的春忙更是早已开始了。

在新地方安家略定，刚刚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诸葛亮，向曾经多次来过隆中里的管家何志成仔细地询问了自家的田产及里中的大

致情形后，即请管家带路，走出新居，挨门挨户地去拜访里邻。不几天，他已将全里居民，从里长到看坟头的单身老汉，一户不落地访问了个遍。他得知，全里原有八十五户人家，四百六十余口人，除里长刘泰家有田一百八十余亩，桑树三百余株外，其余农户，完全自耕自食的只有十一户，半自耕半佃种或兼作佣工的四十户，纯佃户和纯佣工三十三户。他们佃耕的水稻田除现属诸葛亮的四百五十亩外，另有一千八百多亩是分属家住襄阳和邓县的两个地方豪绅的。他们（连同诸葛家新购田产的原主）对佃耕户，全都实行固定租制，即不论年成好坏，上田一律交租谷三石，次田二石。桑树则按株数算，每五十株收绢一匹（十尺）。然而近几年来，天灾频生，人祸时降，田地连年欠收，佃户根本无力依约交纳如此苛酷的田租，还有官府的算赋（汉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每人须向官府交纳一百二十钱，以供兵费，称算赋）、口赋（民年七岁至十四岁纳口赋，每年每人二十三钱，内二十钱供皇帝使用，另三钱用以补助车骑费）。佣工佃户生活无着，只好被迫弃家外逃。此时，隆中里民，整家出逃在外不知去处的有八户，一家有一、二人逃荒在外的则几近半数。还有一些被征募在外从事作战或力役的，有的已身死他乡。眼下，春耕大忙已开始，而隆中里却有多半农家，既无口粮，又缺种子，耕牛更谈不上。特别是那些大男壮女外出谋生至今未归的农户，只剩老弱病残在家，他们家无隔夜粮，身上鹑衣百结，许多老年男人，只下身穿着一条犊鼻裤，上身完全赤裸。一些疾病在身的妇女，全身只一件长不及膝的原色布襦，再无裙裤。他们带着可怜巴巴的儿孙，守着几间空无所有的破旧草房，穷愁潦倒，饥寒交迫地苦渡着岁月。有的已被迫卖儿鬻女，个别的甚至偷偷地以饿死者的人肉为食。他们对所佃耕的田地哪里还顾得上一分一毫。这其中有三户就是诸葛家田产的原佃户。

目睹了这些惊心动魄的真情实况，亲闻了里民百姓们声泪俱下的悲痛诉说，青年诸葛亮的心震颤了。每走出一家，他的心情就沉重一分，访问结束，他内心像被压上了千百斤重的铅块，沉重得几

乎半步也迈不动了。有民如此，身为一个有血肉、有感情、有教养，又还有一定家产的炎黄子孙，还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经过与姐姐、弟弟等人仔细商量后，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叔叔遗产中尚存的一部分金钱拿出来，派何志成到襄阳城紧急购回数十石大米和谷种，然后会同里长等人，迅速分借给已经或行将断炊和全无种子的最困难农户，以救燃眉之急。还将自己家中的旧衣服捡出来，分送给那些无衣少裤的男女。

接着，他又将原先佃耕他家田产及桑园的各农户以及少部分先前并未佃种他家田产的无地农户请了来，诸葛亮向他们言明，他除了要将其中的五十亩稻田和三百株桑树留作自己耕种使用外，余下的约四百亩稻田、八百余株桑树，重新分给仍然愿意佃耕的人耕种，秋后一律按二八分成（佃耕者得八成，诸葛家得二成）的办法，分享实际收入。如果年成很不好，大部甚至完全无收，不但分成全免，他还要赔还佃户全部种子，另外再借给一部分口粮，以使佃耕户能够继续过日子，同意的便订立契约。

他说出的这个自老辈子以来闻所未闻的新章法，使到场的人个个喜出望外。结果，他家的那几百亩稻田，数百株桑树，一下子就被争先恐后地分种了去。一些未被邀请参加当天商谈的无地少地农户，次日听说后，也纷纷跑来要求佃种。诸葛亮只好答应从留下的田地中，再抽出少许同其中几户无地者共种。

这事办完，他又出钱，再次派何志成带上另外两名佃户，北赴南阳宛城，买回十六头耕牛，除自己留下两头外，其余全部分给无牛佃户和部分家境艰难的非他家的佃农户，每两户、三户，个别是四户共同役使一头。因而又为这些农户解决了春耕的另一大难题。

四、五月间，又一批农户断炊了，诸葛亮又派何志成二进襄阳城采购粮米，终于帮这部分人度过了难关。

这一年，上天好像也长了眼，一春一夏，风调雨顺，虫害比哪一年都轻。禾苗茁壮，桑叶丰肥。秋收下来，竟得了个多年少见的丰收年景，上田亩产稻谷六石有多，次一等的，也打了个四石五石。

经二八分成后，为诸葛家佃耕的农户，家家稻谷盈仓，禽畜兴旺，喜得各家都赶忙将晒干车净的谷子和织好的绢帛，争先送到诸葛家。

诸葛亮却没有将所分得的这部分稻谷与绢帛留作自用，而是把它们统统装入专设的仓廩中储存起来。过了年，他便拿出其中的大部分作资，在岗丘一侧田地最高处，砌石筑坝，建起一座规模可观的大山塘，拦洪蓄水，以便天旱无雨时放水灌田，居然有效地使全里一千多亩水田，实现了旱涝保收。

次年，他又在里中开办了个供儿童读书的学馆（官府称序），聘请里中惟一的儒生，年逾四十的里长之弟刘和执教，让全里八至十岁的农家孩子都免费入学读书。于是，隆中里第一次传出了儿童琅琅的读书声，使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不曾摸过书板的山野百姓家，从此也都有了读书识字的人。

自从有了自己的仓储积谷，在往后的青黄不接季节，诸葛亮也无需再派人去襄阳紧急购粮了，他可以随时开仓，为缺粮户解除无米下锅之虞。遇荒年暴月，市面粮价猛涨时，诸葛亮还用仓中积谷，为隆中里民乃至附近其他里的贫苦农户，提供平价食粮。反之，如果市面粮价过贱，诸葛亮又以平价收进，储进仓中。

有一年，诸葛亮还曾将在宛城偶遇的当时神医华佗的徒弟请来里中，将久病不愈、包括里长刘泰在内的十数个重病患者都给治好了，而且分文不取，感动得这些人向医生和诸葛亮恭敬叩拜，久久不起。

诸葛亮及其家人，平日里为里中男女老少做过的其他排忧解难，救困脱危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那更是谁也说不清楚。诸葛一家，俨然已成为隆中里民生活航路上的一个可靠的安全港。而诸葛亮本人，在隆中里民的心目中，更是早已被认为是人中之“龙”、心中的“神”。

他家的农事，起初，到农忙时，还要请些邻居来临时帮助，后来，压根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季节一到，连招呼都不用打，里中自动出工，大伙一齐动手，定要先把诸葛家的农事忙完了，才回去

做各家自己的事。这一来，诸葛家的人就只剩了些日常的经管，如看水、捉虫、晒谷、磨米、采摘桑叶饲蚕、收茧、煮丝、织绢等。实际上就是这些事，也总有些姑娘媳妇们来帮做。

于是，诸葛亮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博览群书，拜师访友，穷究今古。所以，自迁居隆中里后的这些年间，诸葛亮既学会了诸多耕织技法，经史学问也是与时俱进，以致使许多从中原避祸前来、聚居于荆襄一带的饱学鸿儒，潜修隐士，都对他刮目相看，称许他是隆中里内一“卧龙”。

这几年，隆中百姓，对诸葛亮只有一件事，是既焦心又使不上劲，那就是诸葛亮的婚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诸葛亮早到结婚年龄了，可他的婚事却迟迟未定。这已成了隆中里民中的一件大心事。有些人家，甚至一再托人上门求亲，个别女孩子竟大胆地毛遂自荐，张石头家的便是其中之一。张家离诸葛亮家很近，耕种诸葛亮的田园也多，张石头有五个儿女，三男两女，劳力之强在隆中里民中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两个孪生女儿年方十六，也没正规名字，先出世的叫早妹子，后出世的就叫晚妹子。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一般高矮，身材也一样修长健美，红扑扑的俏脸上笑口常开。张石头曾几次用话直接向诸葛亮试探，又托人向章敏姨母和诸葛云提出，想把两个女儿中的一个（甚至两个一起）嫁给诸葛亮为妻。而他的这两个孪生女儿竟一点也没有仕宦人家千金小姐那种惯有的娇贵羞怯之态，有事没事，总爱往诸葛亮家跑。尤其是育蚕季节，两姐妹跑得比谁都欢，早晨，中午，黄昏，一天至少三次，过来帮诸葛家采桑育蚕。只要有诸葛亮在场，姐妹俩就干得格外欢快，四只眼睛晶亮，话说得又快又多，笑得又脆又响，还常常争着站到诸葛亮身边，采桑时争着同诸葛亮共采一株树，换箔时则争着同换一张箔。把其他也来帮忙的别家妹子弄得连诸葛亮的边也靠不上。她俩还常故意在诸葛亮身边追逐打闹，以便乘机躲到诸葛亮身后，甚至双手将诸葛亮抱住，拿他来当护身牌，而另一个也就从前面扑到诸葛亮胸前去乱抓乱捉。她们活像林中一对自由跳跃飞翔的小鸟，根本不知“男

女授受不亲”的陈规戒律为何物，心到手到身到，无所顾忌。每当这时，诸葛亮总是宽厚和微笑地将她俩扯开了事，从未说过半句责怪的话。但一涉及自己的婚事，便不开口，非不得已时，便以“不忙”二字相推脱，别人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心思。

迁居隆中后的第三年，诸葛亮顺利地帮助其姐诸葛云同荆州著名高士，也是诸葛亮新拜的老师庞德公的长子庞山民喜结了良缘。次年，他又为管家何志成物色到一个女人，且使夫妇俩都成了诸葛家的管事。可对自己的婚事，诸葛亮就是不上心。一直到去年秋，诸葛亮收到庐山脚下师母的来书，得知他的同门小师妹已于数月前出嫁了，这才于当年冬，应了家住襄阳城南的名士黄承彦家的亲事，同他女儿黄月英定了婚。

黄承彦不在官宦之列，亦非名儒，但他广有家财，阅历丰富。平时不慕权贵，深居简出，自得其乐，却在仕宦中享有相当声誉。诸葛亮同黄承彦相识，是经好友崔浩和石涛引荐的，到与其女订婚时，也只见面交谈过两次。但黄承彦耳闻心知诸葛亮，却几乎同诸葛亮迁居到隆中里来的时间一样长，并一直在暗暗地关注着他。

那天，诸葛亮应邀二次前往黄承彦家拜访。他只身一人，既未带书僮，也无友人相伴。黄家大宅，四周被高大蓊郁的树林环抱，只左侧有个不大的桑园。一泓清溪从林中穿出，经过宅前，复又向南流去。宅子的主房都是用花斑麻石砌成的二层楼房，青一色的红色瓦顶，白色的门窗。主房两侧，另有两列较矮的杂屋，均为泥墙茅顶。一条石板路，由外直通宅前。

诸葛亮一身葛衣葛巾，和他平时去见同门好友时无任何区别。他挺胸阔步，一边随意欣赏着黄宅周围红枫与青松交相辉映的仲冬景色，脚下踏着用青石铺成的林间小路，刚刚走到宅前，就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从主楼一扇遮着绿罗纱的楼窗内传出。使酷爱弹琴的诸葛亮禁不住立脚静听起来。只觉这琴声分外清丽圆润而柔甜，昂扬奋发中不失宽厚舒和，低徊婉转中又充满激情。挑抹滚拂，似母亲对婴儿的喁喁细语；吟揉放合，又像情人相对，互诉心衷。诸葛

亮正听得全神贯注，竟忘了身在何处与时间的逝去。突见黄承彦先生微笑着来到他面前，他才如梦方醒。当他得知弹琴人就是黄承彦的“丑女”时，就更加吃惊了。他怎么也无法将刚才美妙的琴声与“丑女”二字联系到一起。同时他又忆起，上回来时，因崔州平的鼓动和主人黄承彦先生的一再要求，自己也曾弹过一曲，还博得举坐称许，这时想起来，未免汗颜。此时琴声已渺，但那已拨动心弦的琴曲余音，却仍在他耳边和心中萦回。

入室后，黄先生又领他到书房观看悬于墙上的一幅彩色工笔画“仕女图”，那画中人美约西施，尤其是经作者手中那支传神之笔的独创与妙运，使那画中人，不但形神毕具，栩栩如生，仿佛立刻就要从画中挪步走出似的。画像右侧还有首题诗：“月中嫦娥，潇湘神女，仪态飘逸，罗衣耀舒。”蝇头小隶，亦甚有功力。据说这也是他的“丑女”之作。在黄承彦的书柜上，安放着一架虽是仿制，但比常品还远为精致美观的铜壶滴漏，竟然又是他的“丑女”所作。诸葛亮确实被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黄承彦家有“丑女”，这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曾经有无数的人家去求过亲，其中大多是襄阳一带的富贵豪门。可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女儿甚丑，不足以奉箕帚”两句话，客客气气回绝了。因而求亲者也就从此不再登门。但他的“丑女”到底如何丑法，外人谁也未曾亲见过，谁知竟是一位闺阁奇才。因此当黄承彦亲口向诸葛亮提出：“闻贤侄尚未有妻，老夫家有丑女亦尚待字闺中，如不嫌鄙陋，互结百年之好如何”时，诸葛亮虽未睹其面，却二话没说，立即一口答应，并当场跪地叩头，恭恭敬敬地行了翁婿大礼。诸葛亮当时的想法是，容貌的美丑，是外在的，易逝的；而心灵的美丑才是根本的，恒久管用的。二者兼而有之当然最好，但十分难得。如必须二者择一，他宁愿舍前而取后。

黄承彦十分高兴，他终于为自己钟爱的女儿选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乘龙快婿。他告诉诸葛亮，一切婚前礼仪，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等，全免了，只须在选定了婚期后提前数月告知他就诸

事大吉了。

可是当隆中里的人得悉此事后，立即沸沸扬扬闹开了锅。他们既感突然，又大为不解，不知诸葛二公子是怎么了，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拖了那么久后，何以突然要同一个出了名的丑女订婚，这太出人意料，太让里民想不开了。但大家议论一阵后，又冷静地想，既是二公子自己定的亲，相信总有他的道理。他们一向深信，诸葛二公子做事是从不会出差错的，这一回也定会是这样。

然而张家两个孪生妹子，初听到这事时，竟好似一下掉进冰窖里，有好几日，茶饭懒得吃，头发不爱梳，起坐不宁，像掉了魂似的。但十天以后，就又恢复了常态，照样往诸葛亮家里跑，只是不再像先前那样爱笑爱闹了，像是忽然长大了几岁一般。

婚事既定，转过年，男女两家就都开始为举行成婚大礼而忙开了，因为诸葛亮这年二十五，黄月英也二十岁了。婚期就定在建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这天，隆中里起得最早的自然还是诸葛一家。鸡叫头遍，管家何志成夫妇就起床了。接着起来的是年过四十身体瘦弱但动作却十分轻灵的姨妈章敏。她点上油灯，就去叫醒半月前已从夫家赶回为弟弟操办婚事的诸葛云。前天才来的庞山民也想同时起床，但被诸葛云按住了，说暂时还没他的事，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章敏和诸葛云头一件要做的，是将昨日已准备停当的迎亲礼品再逐一检查一遍，免得有任何遗漏或短缺。

半圆的乳白色的下弦月，静静地悬在中天。清凉的晨风，披着满身的月色，挟着闪光的晨露，轻轻地掠过地面、树木、花草与房屋，又穿过窗户，翻进房内，在地面、墙上留下明暗不同的色调。在陈放礼品的东厢房里，各种迎亲礼品，分门别类整齐地摆放在竹簟上。章敏让已身怀有孕的诸葛云读礼单，自己来按单逐一清点。她们首先核查原先不曾准备的礼品，这些是诸葛瑾前日来后，听二弟说，遵从岳父黄承彦的嘱咐，纳采纳吉等一件未做后，很不以为然，一定让补上，才又匆匆备办的。诸如：大雁、羊、玄纁、胶、漆、五

色丝、合欢铃、鸳鸯、凤凰、舍利兽、受福鸟、鹿皮、鱼、九子蒲、金钱、绿得、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香草等，总计 30 样。它们都各有各的用意，如羊与祥同音，是取其吉祥之意。雁飞行时先后有序，正好以喻家人好合，长幼有序。胶与漆是表示夫妇情深，如胶似漆等等。对其他礼品，诸葛瑾也让提高了规格，增加了数量。这么一来，原定二个抬盒就能装下的现在就得八个才行。

章敏她们两个足足点了一个半时辰，才将大小几百件礼物一一查点完毕。天已大亮。何志成夫妇已在招呼先后来到的乐人、抬夫以及伴郎等一应人众，都到厅上吃了早点。这时，诸葛家宅前，又陆续到了一大群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小。人们像过节似的，都穿起了平时舍不得穿的鲜亮衣裳。

供新娘乘坐的辇车以及礼盒，已依次排放在宅前空地上。一匹已备好雕鞍的枣红大马正由贵儿从后院牵出。诸葛均先出来，然后是诸葛瑾和庞山民陪着新郎诸葛亮从大门里徐徐走出。诸葛亮边走边含笑向在场众人频频躬身致意。围观的人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人们看见今日身長八尺的诸葛亮，头戴一幅玄色丝巾，身穿碧兰色的绣夹袍，下着酱紫色宽脚裤，脚上一双鹿皮软底靴。诸葛亮自迁居隆中里以来，平时夏单冬皮春秋夹，或长袍，或短褐，都是极普通的青白两色的葛、麻、丝、革之物。今天是第一次穿得这般新颖整齐鲜亮，据说这都是诸葛瑾特意从吴郡为弟弟购置的。虽然诸葛亮平时无论穿什么，都难掩他那特有的常人难及的英俊之气，但今天这身穿戴，还是像桃树开花和孔雀开屏一样，使本来就英气勃勃的他，更加神采奕奕、风流潇洒了。引得在场的众人无不啧啧称羨。尤其是隆中里那些从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妇女，她们哪曾见过像此刻的诸葛二公子这般光鲜俊美的青年男子。你看她们，年纪大的，脸上笑得嘴都合不拢，年轻的媳妇妹子，则是一个个两眼睁得老大，一颗心更是怦怦乱跳。

已是起程时候了。这时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天与

地，人与物，好像都在欢笑着为迎亲的诸葛亮送行。只听鼓角齐作，箫管悠扬，欢声四起，迎亲队伍出发了。

迎亲队伍走后，诸葛一家以及里邻亲友们，又开始为拜堂与婚宴忙起来了。他们兵分几路，齐头并进。诸葛瑾是兄长，又是在官的（他此时是东吴孙权手下的重要幕僚，不久后便升做了长史），他便以长者身份接待来贺的客人。女客则由诸葛云接进内室待茶。庞山民早已领着何志成夫妇以及张石头等几个老成的佃农在全力准备当天下午的酒宴。章敏和诸葛瑾的夫人闵文捷则在操持晚上拜堂用的“青庐”和新房布置。

最忙的是备办酒席的这群人，隆中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其中。大伙房临时设在一个晒谷场上的大竹棚内，棚内一连安排了九眼灶口，四口做饭，四口作菜，一口供临时机动。此时，饭灶上的四只大瓦甑上面，已是热气腾腾，一股浓浓的新米饭的香味，飘进了在场的每个人的鼻孔里，引得那些早饭未曾吃或只吃了很少一点此刻已是饥肠辘辘的人，免不了猛咽口水。

四个菜灶，两个用于煎和余，另两个用作烩与炸。前者的两只釜下，炉火正红，釜中尚未炖烂的牛羊猪狗肉，已然香气四溢，这使得更多在场的人止不住馋涎欲滴。烩和炸的两灶才生火。棚中央排开一溜的切菜板上，有二十余人一同挥舞着手中的菜刀，乒乒乓乓的响声，时而像是山上林中的一个伐木队，时而又像战场上催军向前的鼓点，让人心情为之振奋。竹棚的边缘上，一群中青年妇女，正蹲在几个长长的盛满了清水的木槽前，洗菜摘菜，涮盆净碗。她们将洗净的青菜送上菜板，涮净的食具分别按杯、盘、碗、箸、尊、勺等整齐地放进不同的竹筒里，上面再盖上一块素绢。她们手上飞快地做着事，嘴上则叽叽呱呱，嘻嘻哈哈，说个没完，笑个不止。

约莫过了两个时辰，忽听远处传来雷鸣般的鼓角之声，迎亲队伍回来了。

早就守候在村口的一群孩子，登时跳蹦起来，狂喜地呼喊道：“花车来了，花车来了！”手舞足蹈地朝迎亲队伍飞奔而去。

不到一刻功夫，村落前就已经是千头攒动、人声如潮，几乎全隆中里能出来的人，还有其他里来的客人，都聚到村头来了。

伴随着鼓竿笙箫之声，迎亲队伍逶迤来到村前，走在前面的诸葛亮，迎着高天秋阳，加上心中的喜悦和一路马上的颠簸，此时已是浑身冒汗，满面红光，越发显得神采飞扬。还离一箭之地，他就从枣红马上跳下来，连连向亲友邻居们点首致意，一边穿过人丛，走到自家宅前。

跟在他后面的是由两匹马拉的装饰得五彩缤纷的新娘辇车。车后则是长长一列打扮得花团锦簇的迎送亲的男男女女。其中最突出的是紧跟在辇车后的那个一身胡服、骑一匹血红大宛马的中年男子。迎送亲队伍之中，还夹着数十副车拉人抬的嫁妆与礼盒。

穿了一身玄色宽袖长袍大带的诸葛瑾及其夫人、装扮一新的庞山民和诸葛云夫妇，从大门迅速走出，笑盈盈地迎了上去。诸葛亮忙将自己兄长及姐夫引到刚从大宛马上下来的那人面前。原来他是诸葛亮自己也是今日才认识的妻兄、黄月英同父异母哥哥黄月明。在黄家时他已告诉诸葛亮，他比妹妹大十五岁，因自小跟随父亲在武威一带经商，后来父亲回到了襄阳老家，他却留在武威续操父业。董卓卓乱后，他从武威西迁张掖，在张掖与敦煌之间，有时也远涉西域诸国经商谋利，已十来年未回过襄阳老家了。这次，他是奉了父命特从域外跋涉数千里赶回来送妹妹出嫁的。大家见他穿戴一如胡人，一顶四角形外翻上翘的皮帽子，左衽的短上衣，肥大的裤脚掖在高筒皮靴中的玄色裤子。面貌也颇与胡人类似，粗壮的身躯，圆盘似的红脸上，一对兀鹰般的黄眼珠，上唇一抹黑色的短髭，颊须直达耳根。甚至话语也带不少胡腔。他和温文尔雅只是脸面较长的诸葛瑾对面一站，格外显出他的胡人特点来。然而他并不是胡人，只是因从小生活在以胡人为主体的西域地区，有些胡人化了而已。但诸葛瑾见到他后还是禁不住为他的容貌与言谈所动，朗朗笑出声来。他们彼此互致敬意后，便相偕入室。

此间，男方的接嫁娘同女方的送嫁女，已一同将新娘从彩车里